

正气歌三部曲

泪洒汨罗江

屈原的故事

希望 郑孝

社 著



正气歌三部曲

泪洒汨罗江

屈原的故事

○ 郑孝时 著
○ 希望出版社

泪洒汨罗江

——屈原的故事

郑孝时 著

*

希望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字数：102千字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*

ISBN 7—5379—1835—X
1·194 定价：6.50 元

内容提要

屈原是战国末年的楚国人，大约生于公元前 340 年，死于公元前 278 年。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，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。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楚国由盛及衰的时期。屈原自小勤奋好学，青年时代才情卓越，立志报国，受到楚怀王的信任，出任楚国左徒（官职），参与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活动。

屈原爱祖国，爱人民，他主张彰明法制，举贤受能，富国养民，东联齐国，西抗强秦。然而在与贵族权臣的斗争中，他多次惨遭迫害，最后被放逐到江南，自己的政治抱负一直不能实现。在被放逐的路上，屈原在孤独和痛苦中，创作了很多不朽的诗篇。最后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，投汨罗江殉国。他死后不久，楚国就被秦国吞并而亡国了。

目 录

一	“喂，回家去好好种田吧！”	(1)
二	喋血为证	(13)
三	“老师，我就不相信天命！”	(36)
四	舌战群生	(44)
五	荣任左徒	(57)
六	出使齐国	(71)
七	群魔乱舞	(80)
八	利诱	(92)
九	诗祸	(102)
十	天涯孤旅	(115)
十一	泪洒云梦	(129)
十二	王朝末日	(138)
十三	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	(154)
十四	心灵的尊严	(169)
十五	悲伤的汨罗江	(178)

一 “喂，回家去好好种田吧！”

大约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。深秋的一天傍晚，在长江北岸沮漳河边的一条荒凉小路上，有两辆搭着布篷的笨重牛车，一前一后，迎着落日的余辉，缓慢地向前行驶。车轮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，好像经过长途跋涉，在疲倦地喘息着。

这儿，虽然是地处长江沿岸，可是景色并不秀丽，到处都是一片荒凉，四下里渺无人烟。一抹淡淡的黄昏的霞光，铺洒在荒凉的山坡上。凡是老牛车路经的村庄，到处都堆满了残砖碎瓦，不见人迹，几乎连鸡犬之声都听不见。那一望无际的田地，因为长年无人耕种，处处杂草丛生，枯叶纷飞。偶尔有一条垂着尾巴的野狗走过，它好像要在田里寻找一点儿吃的，可是什么也找不到，嗅了嗅，又悄悄地夹着尾巴走了。

前面的牛车里，坐着一老一少。老人有五十岁上

下，慈眉善目，面颜清瘦，下巴上吊着一缕稀疏的山羊胡，头戴文士布帽，身穿灰布长袍，一身读书人的打扮。老人身边坐着一个少年，十二三岁，面目清秀，五官端正，一路上睁着好奇的眼睛，不时地从车篷里探出头来，观望着四下里荒无人烟的村庄和寂静的田野。好像一路上的景色非常使他惊奇，忍不住问身边的老人：

“父亲，四下里这么荒凉，怎么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？”

“唉！”老人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“这一带连年兵荒马乱，天灾人祸，庄户人家哪有心思种田，都躲的躲，逃的逃，远走它乡了。你看，这么好的土地，全都荒废了！”

“咦，为什么要连年打仗呢？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，沉吟着说道：“平儿，说起来话长了。你年纪还小，说了你也不懂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不懂的？连年打仗还不是坑害老百姓不得安生，要是天下世道太平，那才能国泰民安呢！老百姓哪有不愿意过上太平日子的？只有那些争权夺势的家伙才喜欢打仗呢！”

“唔，平儿，”老人现出惊喜的神情，伸手摸摸少年的脑瓜，“看你还真懂得一点儿道理呢！”

这个少年就是屈原。他本名叫屈平，所以父母都叫他平儿。那位老人就是屈原的父亲，他叫屈伯庸。他们一家人原来住在现今湖北省的秭归县，只因不久前楚怀王下谕，调屈原的父亲屈伯庸到京城去做官，所以几天前他们一家人才搭乘这两辆牛车，风尘仆仆地离开家乡，准备到楚国京城郢都去。

小屈原的故乡临近长江的巫峡和西陵峡。巫峡是长江三峡之一，两岸山连着山，重峦叠嶂，峭壁插天，入林仰面不见天，登峰俯首不见地，不到中午时分，很难看见太阳。人在长江的船上仰望两岸的山峰，一不小心就会把帽子落掉。山上的光景绮丽迷人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，飞流着银链似的瀑布，云彩和雾霭像一道道轻纱一般，缠绕着层层山峰。长江的水从峡谷流过，波浪滚滚，飞流直下，浪花拍打着岩石，发出震耳的回响，传遍山谷。如果乘船顺流而下，举目观看两岸的风景，真像唐朝大诗人李白描写的那样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小屈原的童年，就是这样水秀山青的地方度过的。

现在，父亲要到楚国的王室去做官，小屈原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自己的家乡。他原以为到京城去的这一程，一定是一次有趣的旅游。在他幼小心灵的想像

中，一路上阳光明媚，山青水秀，花香鸟语，所过之处，一定能看见繁华的城镇，络绎不绝的行人，热闹的集市，一片太平盛世……可是现实太使他失望了，一路上举目所见，竟是烧杀抢劫的逃兵、四处逃难的难民、没人耕种的荒田，到处都那么萧瑟凄凉。天哪，这实在太可怕了！然而这也使他长了见识，那破败的村舍，荒凉的大地和断垣残壁的城郭，使他知道当今的百姓和自己的祖国在受难。这一切，使他幼小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。

怪了，为什么要连年战乱，杀得你死我活呢？在他看来，做官的为民众服务，种田的辛勤劳作，读书的人好好念书，天下人都过太平日子，那该有多么好！小屈原百思不解，他眼巴巴地望着父亲，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，时而还抒发一些幼稚的见识。

“平儿，你想得太天真幼稚了。”父亲摇摇头，郁郁不乐地回答道，“而今战国七雄都想吃掉别人，一统天下。你想想看，大家互不谦让，都视人为仇敌，都想称王称霸，怎么能不打仗呢？”

“哼，将来我要是治理国家，我就能想出一个使得天下太平、国泰民安的好办法！”

“唔，你有办法？”

“是呀，”小家伙直抒胸臆，滔滔不绝，“把群雄

诸侯联合起来，杀掉那些仗势欺人的暴君，改革弊政，和平相处，叫天下的老百姓各得其所，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，丰衣足食，永远过太平盛世的日子，那不是挺好吗？”

“嗬，你想得倒好，可是，这都是在说些梦话！”老人捋捋胡须，笑出声来。于是，他念头一转，想对小儿子谈谈当今列国纷争天下的大势。

小屈原刚才的一番议论，固然有点儿天真无知，但也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理想，然而却是一种难于实现的美好理想。为了挽救祖国和人民于水深火热，小屈原的父亲何尝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何尝不想为苦难的祖国分担忧愁，何尝不希望祖国与邻国和睦相处，天下太平，列国都能昌盛富强！刚才听小儿子的一番热烈议论，激起老人家心里一阵按捺不住的波澜。于是，老人面对着小儿那双机灵聪明的大眼睛，慢条斯理地聊起当时的天下大势。一来，叫孩子多知道一些现实的世界；二来，也借以消磨这漫长旅道上的寂寞时光。

据老人说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是公元前的战国时代，那会儿，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支离破碎，分裂成许多的大小国家。其中齐、楚、秦、燕、韩、赵、魏这七个国家，是当

中的七个大国，号称“战国七雄”。这七个大国一方面要吞并其他各个小国，一方面也在互相敌视，针锋相对，大动干戈，兵戎相见。因而战争连年不断，四方百姓民不聊生，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。

这战国七雄的实力和地盘也有大有小，其中秦国雄居今陕西和甘肃一带，经济实力雄厚，地盘广大，兵多将广；楚国地处长江流域的中下游，仅次于秦国，领土广阔，物资雄厚，这就是当时屈原的祖国；齐国在山东半岛，靠着大海，出产鱼、盐，商业发达；韩、赵、魏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，地处古代中国的中心地带，国小民稀，腹背受敌，实力都不大；燕国在今河北，疆土蜿蜒到辽东半岛，地势偏远，实力也比较软弱。可见，其中只有秦、楚、齐三国最强，实力不相上下，都有争王夺霸，统一天下的势头。

七雄中的楚国，即屈原的祖国，最早由开国国君楚武王把国都建立在郢这个地方，即今湖北省江陵县。战国时代以前的春秋时代，那时候就已有了楚国，最早的几个国君当时看到中国所处的分裂局面的危机，为了国家富强，他们便着手改革政治，安定民生，扩展疆土。一来二去，楚国就越发强大起来，统一了汉水和长江中下游地方，成为当时的一个富强的大国。楚国的疆土，西面起于长江三峡，东面到了东

海；北面深入陕西、河南、山东的南部；南面占有洞庭湖和鄱阳湖周围的地方，那是一片物产丰饶的沃土，可以自给自足，用兵养民。

小屈原听了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父亲，按你这么说，我们楚国在七雄中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喽！”

“当然，”老人点点头，透出赞颂的口气：“我们楚国不仅有辽阔的土地，还有勤劳勇敢的人民，有十多万呼之能战的披甲战士，千乘战车，几万匹战马。所以，我们楚国只要不因袭旧法，改革政治，移风易俗，将来很有统一天下的可能。”

“那，我们楚国，既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为什么不统一七雄呢？”

“唔，平儿，你说的是武力统一吧？”

“为什么要用枪矛统一呢？”小家伙眨巴着充满智慧的、明亮的大眼睛，“记得从前你不是对我说过，天下大事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嘛。照这么说来，七雄霸主可以坐下来，大家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由我们楚国带个头，提议今后谁也不称霸，谁也不侵犯谁，谁也不欺负谁，成立一个和平相处的、统一的中国，就像一个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的大家庭一样，有谦有让，以礼相待，那该有多么好呀！”

“你是说，不动一枪一矛，不杀人，不流血，不

打仗，就能统一七雄？”

“是的，父亲。”

老人一听，觉得小儿子的话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，禁不住仰天大笑，一绺胡子都笑撇起来了：“哈哈，平儿，亏你还想得出来！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还没听说过自古以来不动用刀枪干戈，不打个你死我活，就能把分裂的万里江山统一起来！世间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。你年纪太小，尽在想入非非。”

父子俩正在津津有味地交谈之间，两辆老牛车一前一后，一刻也没有停蹄，顺着山野弯弯曲曲坎坷的小路，向前颠簸地行进。不多时，牛车绕过了一个秃山岗，忽见迎面走来两个当兵的，身上穿着破烂的号衣，每个人手持一杆铁矛，站在小路上，鬼头鬼脑地四处张望。看样子，好像是两个流窜的厌战逃兵。牛车上父子俩举目一看，急忙收住了话头。只见那两个散兵从远处张望着牛车，转动着脑袋，挥动着手中的武器，彼此交头接耳，好像在商议什么……

小屈原一看，脸上立时流露出惊慌的神情，父亲却尽力保持镇静，他模模糊糊地从逃兵的号衣上看得出来，他们是楚王的部下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唏嘘地对儿子说道：“平儿，别害怕，他们是我们楚国兵勇。”

屈原胆怯地往前方瞟了一眼，声音发颤：“父亲，

听说当兵的从战场上逃下来，什么坏事情都干得出来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我现在是奉楚王之命进京出任官职的，料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！”

一时间，乡道上在一阵秋风的吹刮中，扬起一缕黄腾腾的尘埃，好像要挡住牛车的去路。眨眼之间，牛车吱嘎地一声停下了，两个当兵的手举着长矛，咋咋呼呼地来到车子跟前，瞪着眼珠子盘查道：

“喂，什么人？”

“你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”

屈伯庸回答道：“老总，我们是从巫峡附近的秭归来的，全家到京城去……”

他们听也不听，还没等老人说完话，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，就叉着腰板，横眉瞪眼地大嚷大叫：“胡说，你们准是从秦国打进来奸细，到楚国来刺探军情。少说废话，搜！……”

说着，他们狐假虎威地冲上前来，横竖要搜车。其实，盘查搜车是假，捞点儿什么外快才是真。说穿了，就是穷兵欺负老百姓，拦路抢劫。于是，这两个身穿楚国号衣的逃兵，把两辆牛车搜了个底朝天，结果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搜到，连一件像样的衣物都没有，白折腾了一通。

“真他妈的倒霉，等了两天两夜，遇上个穷书呆子！”那个麻脸的细高挑个子在堵气地大喊大叫，一摆手，两个人要上前扒屈原父子的衣服。

这时小屈原灵机一动，他好像猛地想起来什么，指着父亲的怀里：“竹简，竹简！快拿出来呀！”

父亲在发愣，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嗨，楚王发给你的竹简！”

小屈原这么一说，才提醒父亲。原来，纪元前的春秋战国时代，官方用一片片竹子，上刻着文字记号，作为来往的公文信函使用。刚才，小屈原所说的“竹简”，就是楚王亲手的“调令”。

老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连忙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竹简，递到两个当兵的面前：“喂，老总，请你们看看，这是楚王亲自调我进京供职的王令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老人手持竹简，又重复说了一遍。

两个散兵虽然目不识丁，可是他们见过上方的竹简。这一回可真灵，他们一见这个东西，就像老鼠见到了大狸猫，登时吓得浑身筛糠，眼睛都黑了，立即扔掉了手中的武器，扑通地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不止，异口同声地说着：“哎呀，官人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冒犯，有罪有罪，实在是有罪！……罪该

万死！……该杀，该杀！……”

小屈原一见之下，撇嘴直笑，精神头来了，舒了一口气儿：“起来，起来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小兄弟，”那个一脸络腮胡子的逃兵抢先回答道，“实在不瞒你说，我们是为国君当兵打仗的……”

“噢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前线好好打仗呢？到这里四处流窜干什么？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呀！”那个瘦高挑个子一拍大腿，伤心地说道，“小兄弟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老婆孩子们在家里饿着肚子，饭都吃不上，我们哪有心思在外面当兵打仗呀！”

那个络腮胡子哭丧着皱巴巴的黑脸，吞吞吐吐地在一边搭讪道：“说……说真话，我们……我们想一路上捞点什么，卖几个零钱，也好回去养家糊口，给老婆孩子弄点粮米，一家人活命要紧呀！”

“那……你们回到家里以后，可要自食其力，务农种田嘛！”

“唉，小兄弟，看你说哪里去了？我们家里连一条耕牛都没有，拿什么种田？”

他们双方由敌对的狭路相逢，来言去语之间，最后使得小屈原的心蒙上一抹同情的阴影。据这两个一身征尘、骨瘦如柴的当兵的说，他们从战场上逃下

来，一路饥肠辘辘，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小屈原一听，忙从袋子里掏出两块干粮，递给他们。于是，两个逃兵作揖磕头，千恩万谢，狼吞虎咽地嚼着干粮，扬长而去。小屈原望着他们有气无力的背影，微微地皱起眉头，不知怎么着，心里涌起一股怜悯的思绪，登时冲他们挥手大喊：“喂，你们回来，快回来！……”

两个当兵的惊愕地回头望望，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。

“喂，你们快回来，我有话说！”

在小屈原急不可耐的招呼下，他们转身怔怔地又走回来了。但见这个路遇的少年，腾地从车辕上跳下来，走到驾辕的老牛跟前，手忙脚乱地卸下牛身上的辔头、嚼子和缰绳，顺手把老牛从车辕里牵出来，也顾不得征求父亲的同意，把缰绳的一头，递到一个当兵的手里，爽快地说道：“你们把这条牛牵回家里去，叫它帮着你们种田，也好养家糊口。”

那牵牛的逃兵一下子惊呆了，伸手直搔后脑勺，一脸的尴尬：“这……这怎么行呢？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快把牛牵回家吧！”

“小兄弟，这……这不行吧，你把这条牛送给我们，那……那你们怎么赶路呀？京城离这里还远着呢